



7.7

红衣姑复仇记

赵云雁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I247.7
901

3

红衣姑复仇记

赵云雁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石家庄



B 138972

目 录

大刀王怀女·····	(1)
穆桂英大战桃花漫·····	(14)
红衣姑复仇记·····	(28)
红灯女儿·····	(55)
卓文君·····	(86)

大刀王怀女

引子

说是杨六郎把守三关口的时候，常常单枪匹马在边界上巡营察哨，提防辽兵偷袭中原。

这一天，杨六郎骑马打两关中间儿的一片林子经过，猛听一声呼啸，从林子里呼啦啦拥出一队人马，挥刀持枪朝他杀来。来的正是北国兵将。他们探得杨六郎经常一人巡营察哨，便在此地设下埋伏。杨六郎见此情景，一抖大枪，上下翻飞，好似金蛇乱舞，上三枪，下三枪，左三枪，右三枪，杀得辽兵辽将人仰马翻，纷纷后退。杨六郎为了诱敌深入，把他们全歼，便虚晃一枪，掉头往南退去。那些辽兵辽将以为他招架不住了，又回马冲了上来。杨六郎跑了一会儿，回马杀一会儿，不知不觉跑到县城的东北角。这座县城，就是当年的大城县。那些辽兵辽将见追赶不上杨六郎，就摘下强弓，趁杨六郎不备，乱箭齐发。常言说，“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”。杨六郎背后中了两箭，滚鞍落马，栽在一个沙丘上。一个辽将呼喊着重奔他杀来，抡起鬼头大刀就砍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猛听一个女子高声喝道：“大胆辽兵，休要伤我宋将！看箭！”随着话音，一只雕翎箭不偏不歪正好射中那个辽将左前胸。当时辽将人仰刀落，栽下马来。后边的辽兵辽将一看惊

呆了。就见那员女将，骑着匹枣红马，舞着一把绣绒大刀，明灿灿亮闪闪，寒光逼人，一溜风似的跑到杨六郎面前大声喊道：“将军，请不要着慌，看我来收拾他们！”

好女将，好刀法！杨六郎暗暗称赞。他本想拍马助战，无奈人疲马乏，伤口又剧痛钻心，又见那女将正在追赶辽兵，就提刀牵马走进前边一个村寨。这才引出了一大串有趣的村名。

王 都

杨六郎牵马进了村寨，问明这个地方叫王都。原来有一叫王怀的统军都督住在此地。他生有一女，从小就好拿刀动枪，跟着爹爹练就了一身好武艺。在这闺女十多岁时，王怀战死在沙场，王怀女当时就要拍马挥刀去前敌替父报仇。王太君见她年幼，哪肯放手？就劝她先把武艺练好，等有机会再去替父报仇。

王怀女听了娘的话，便一心扑到练武上。她的梳妆楼变成了兵器库，楼下空地成了演兵场。她白天练，黑夜练，夏练三伏，冬练三九，终于练得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。因为她好用一把金闪闪、亮铮铮的绣绒大刀，所以人们称她大刀王怀女。

几年过去，王怀女把武艺练出来了，又吵着闹着要去投军杀敌。王太君说：“女儿要听娘的话，等你的丈夫来了，我把你交给他，再上前敌也不晚。”王怀女一听愣住了，问：

“娘，我的丈夫是谁呀？咋压根儿也没听您念叨过呀？”王太君说：“孩子，你的丈夫就是杨六郎啊，这还是你小的时候，

我在前敌同佘太君订下的。”王怀女一听乐了，谁不知道三关大帅、忠心保国的杨六郎呀！有这样的好丈夫那该多光彩？从这以后，她更加加紧演习武艺，累了就到梳妆楼窗口往北观望，盼望着有那么一天飞到三关。

这一天，王怀女练完武，又到楼上观望，忽然发现从西北角卷来一股暴土狼烟，再定睛细看，原来是一群辽兵辽将正在追赶一个骑白马的宋将。王怀女心想：这回该试试我的绣绒大刀了！想到这里，她咚咚跑下楼去，披挂整齐，手提绣绒大刀飞身跨上枣红马，冲出寨门。

王怀女单枪匹马杀退辽将，回到家中，见了王太君高兴地说：“娘啊，孩儿今儿个杀了个痛快！二、三百个辽兵辽将都让我给追跑了，还救了一个骑白马的宋将。”说着翻身下马。王太君说：“儿啊，你知道刚才救下的那是谁吗？”王怀女说：

“谁？反正是咱们大宋的将军呗。”王太君说：“那就是杨六郎啊！”王怀女一听咯咯地笑了，忙问：“他现在在哪儿？”王太君说：“我给他包好箭伤，他刚骑马出东门走了！”王怀女一听急了：“娘，你咋儿不把他留下呀？”王太君说：“谁说没留？我把你俩的事讲了，他说眼下边关正吃紧，这事顾不上，非要走不可。儿啊，现在前敌正用人，快去追你的丈夫吧！”王怀女听了，扑通跪地给母亲磕头，随后提起绣绒大刀，翻身上马一阵风似的追出东门。

南 赵 扶

杨六郎出了王都东门，跑出了几里，忽听后边一溜马蹄声。他回头一望，见王怀女打马赶来，边跑边喊：“将军慢

走！将军慢走！”杨六郎心想：眼下战事正紧，我哪有心思同她纠缠？想罢拍马快跑。王怀女越是紧喊，杨六郎越是快跑，跑着跑着，一会儿就来到了子牙河大堤旁的宋军军营。杨六郎翻身下马，对守门的军兵说：“如果有人来找，就说我不在，千万不要放进来。”说着，牵马走了进去。

王怀女追到军营门口跳下马，提刀牵马就要往里走。守门军兵忙上去拦住：“喂，你找谁？”王怀女说：“找我的丈夫！”

“谁是你的丈夫？”“三关大帅杨六郎！”王怀女说着还要往里闯。守门军兵哗啦一声架起刀枪，拦住她说：“不准进去！”王怀女一看火了：“你们还想拦姑奶奶？”反手把绣绒大刀刀背往上一磕，只听“当唧唧”一阵响，刀枪飞上半天云。守门的军兵吓得直吐舌头，心里说：“我的妈呀，这员女将可真了不起……”忙闪出一条道来。

王怀女进了军营，找完前帐又找后帐，就连犄角旮旯都搜遍了，也不见杨六郎的影儿，急得她一把揪住守将，说：“你把杨六郎给藏哪去了？今儿要是不给我交出来，姑奶奶跟你们没完！”守将不敢不说：“杨元帅从后门走了。”王怀女听了扔下守将，飞身上马，冲出后门。

原来，杨六郎在后帐听到王怀女在营门吵吵嚷嚷，知道守门军兵拦不住，就对守将说：“我出去躲会儿，等她走了再回来。”说完，牵马从后营门出去了。守将感到很纳闷，心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元帅勇冠三军，今儿个怎么竟怕起一个女子来了？

军营后边是个大村子。杨六郎牵马进村，在一个背眼的地方躲着。他看见王怀女又找来了，就在村里转开了磨磨，东街转完转西街，西街转完转南街，末了，转到村后。飞身

上马，往北就蹊。

王怀女提刀牵马，转了全村，也不见六郎的影子，气得她掉了眼泪说：“好难找的夫啊！”这一哭不要紧，有的人听到了，后来人们就管这村叫“难找夫”，现在改为“南赵扶”。

爱 农

王怀女一哭，把合庄的人惊动了。老乡们围着王怀女问长问短。王怀女也顾不得害羞，把事情的经过简单地说了一遍。老乡们一听，都说杨六郎要是娶了王怀女，那真是金配金，银配银，凤凰配上了金麒麟，再合适不过了！这时人群里有一位老人告诉她说：“我见六郎将军骑马往北去了，还能赶得上，快去追吧！”

王怀女一听，立刻抹去了眼泪，谢过众人，提着绣绒大刀跳上战马就追。那匹枣红马四蹄生风，就象飞起来的一样。

再说杨六郎骑着马沿子牙河堤往北奔跑，大约跑出了六七里，回头看看，见后边没人赶来！这才松了口气，让马慢慢往前走。走了不多时，又听背后传来一溜急促的马蹄声，他回头见王怀女追来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刚要打马跑，王怀女的枣红马已窜到前边，拦住了去路，说道：“杨六郎，我总算把你追上了！”杨六郎皱皱眉头，明知故问：“追我做甚？”王怀女说：“我等了你这许多年，这回该把我带走了吧？”六郎说：

“啊呀，这位大姐，此话从何说起？”王怀女一听就急了：“你跟我装什么糊涂？我娘都跟你说了。我追你不是为了给你当媳妇，为的是跟你上前敌去打仗，替我爹报仇！今天咱们把话说明白，你带也带，不带也带！”六郎问道：“带又咋样，不

带又咋样？”王怀女大刀一横，威风凛凛地说：“把我带走没事，要不，你问这口刀答应吗？”杨六郎想：人家救过自己，怎好动手？急着走吧，她又纠缠，便央求说：“这位大姐，边关吃紧，快快让我过去吧！”王怀女道：“你要是不把我带走，就是说出大天来也甬想过去！”杨六郎见说了许多好话也不行，被逼得没法，只好说：“好吧，那我就跟你比试比试，看我过去过不去？”说罢，挺枪冲王怀女就刺，见她不躲也不闪，只用刀背往外一拦。杨六郎的手臂因负过箭伤，被震得生疼，不禁暗暗吃惊。为了尽快摆脱开她，就虚晃一枪，往北奔去。王怀女随后追赶。

杨六郎跑到前边一个村庄，绕村跑起来。两匹战马，一白一红，相距不远，就象走马灯一样，绕了一圈又一圈。王怀女想：杨六郎不答应，准是看不上自己，今几个非叫他服了不可！舞着绣绒大刀，边追边喊：“我看你爱奴不爱奴！”

“我看你爱奴不爱奴！”后来这个村就叫“爱奴”，解放后才改成了“爱农”。

姚 马 渡

杨六郎见甩不掉王怀女，心急火燎，又拨马往北蹿，跑到一片大沙包，马跑不快了，只好拨马迎战。俩人刀去枪来，打了十几个照面，杨六郎的马肚带摇松了，杨六郎也被溜下马来。王怀女勒马停下得意地问道：“带我不带？”杨六郎红着脸，坐在地上说：“这不算你能耐，我的马肚带松了。”王怀女见杨六郎不服，倒也干脆，就说：“这回不算，咱们再比比看！”杨六郎紧好马肚带，又提枪上马，大枪一抖，好似金



龙腾跃。王怀女也不示弱，绣绒大刀一抡，好象彩凤飞舞。这两匹战马在子牙河大堤下转来转去，绕成一团，真叫好看！俩人又打了一百多个回合，仍不分胜负。这王怀女越打越上劲儿。杨六郎呢，一来念她救命之恩，不忍下手，二来箭伤在身，疼痛难忍；三来心挂前敌，无心恋战，总想摆脱，竟在走神之间被王怀女一刀拍下马来。杨六郎掉在沙丘上，就势滚爬起来，王怀女用大刀逼着他说：“杨六郎，这回你还说什么？”见他低头不语，又羞他说：“这回你还说摇马肚吗？”王怀女越说声越高，连附近村子里的人都听见了。后来这地方有了村，就叫“摇马肚”，现在改成了“姚马渡”。

再说杨六郎见王怀女问他，一直低着头，扶着马鞍子不言声，心想：这个王怀女武艺可真了不起，我想什么法子才能甩她呢？忽然他笑着对王怀女说：“你看后边谁来了？”王怀女见他开了口，心里可乐了，忙回头看。杨六郎趁这空蹿上战马，拚命往西北奔去。等她再回过头时，杨六郎已跑出很远，这才知道上了当，又打马拚命去追。

杨 家 口

杨六郎打马如飞，王怀女哪里肯放。跑出十几里，王怀女又赶到前边，横马拦住去路。杨六郎气得抖枪便刺，王怀女抡刀迎战。俩人边打边走。一个想冲过去，一个要拦住，打得团团转。杨六郎越战越乏，只好抹过马头往回跑，想找个空子绕过去。王怀女也还是在后边紧盯着不放。两匹马一前一后往回跑。前面横出一道子牙河大堤，杨六郎打马从一个缺口跃了过去，王怀女也随后打马腾空而过。

这里的河湾是个死葫芦头，再往前没有道，也没有桥。杨六郎一狠心，想打马跳过河去。谁知那马刚到河边，前蹄便陷进泥滩里，马肚子差点挨着地，杨六郎想提又提不起，陷在那里动不了窝。

王怀女随后赶到，勒马横刀，大声问道：“杨六郎，这回我看你还往哪儿跑？”杨六郎趴在马上，头一低，眼一闭，再也不开口。王怀女急得直催他：“你倒快说呀，到底收我不收，带我不带？”杨六郎仍低头不语。王怀女又气又急，长叹道：“咳，我王怀女等了你好几年，天天站在梳妆楼上望着你。我春盼夏，秋盼冬，盼了月亮盼星星，只盼你早日把我带到边关去，好替父报仇，为国杀敌，想不到你……”往下的话就说不下去了，一串串眼泪巴嗒巴嗒掉下来。杨六郎听到这儿心有所动，就说：“不是我杨六郎心狠，眼下边关正吃紧，我身为将帅，保国要紧，怎能顾得这般私情，又怎么把你带到前敌去？”王怀女听了忙说：“那有什么不行的。我王怀女也不是纸糊的，泥捏的；你能杀，我能砍，你能挥枪，我能抡刀，咱们并肩作战，不怕打不败辽将！”杨六郎听了，觉得有理；王怀女这一身武艺，到了前敌准是一员猛将，可又不好意思开口。王怀女急得又催他：“到底收不收？你可快说呀！”六郎被挤得实在没法了，只好点了点头：“得了，这下我们老杨家又多了一口。”声音小得象蚊子叫。王怀女没听见，又问：“你说清楚点！”杨六郎又说了一遍，声音还是不大。王怀女再问：“你再大点声！”杨六郎不得不大声说：“这一来，我们老杨家又多了一口！”可巧这话让旁边打鱼的听见了，暗中记下。后来这地方就起名叫“杨家口”。

王怀女听了杨六郎的话，乐得眉开眼笑，忙催马上前，

弯腰抓着杨六郎的马笼头，就势往上一提，便把六郎的马提上来了。

马 六 郎

王怀女跟在六郎的后边，骑着马悠悠达达地往西北走，各人在想个人的心事。杨六郎在想：我半路收了这么个媳妇，回去怎么对母亲说呢？这临阵收妻可了不得呀！王怀女在想：我现在是杨家的人了，可不能给他家丢脸。她在马上低着头，一张俏脸儿红红的。

天刚擦黑的时候，前面出现一座宋军军营。杨六郎想到那里去歇脚，可是又想：带着这么个女人进去，部下问起可怎么说呀？嗯，有了，我先把她安顿个地方。于是，就带着她绕过兵营，来到北面附近一个叫高庄的村子。杨六郎找到一户只有老两口的人家，说明在这里借一宿。老两口欢喜得不得了，忙给收拾屋子。杨六郎把王怀女送进屋就出去了。王怀女以为他有事，也没理会。房东老婆婆很高兴，里出外进地张罗。见王怀女满身征尘，忙说：“这位大姐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也该梳洗梳洗呀？”她打来一盆热水，让她洗洗，然后又帮她开了脸，梳了妆，还从街坊四邻有闺女的人家借来粉脂，给她打扮起来。王怀女让这位老婆婆摆弄着，从来也没象这会儿这么柔顺过。经过这么一梳洗打扮，王怀女又增添了几分人才。房东老婆婆给他俩借来新铺盖，还端来一筐箩花生、红枣和栗子。王怀女一见这些东西，羞得勾着头，坐在炕沿上等杨六郎。可是，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一直等到过半夜，还是不见杨六郎的影儿，这下王怀女可沉不

住气了。她到院里一看，六郎的马也不见了，气头不打一处来，忙回屋披挂好，提着那把绣绒大刀咚咚跑出来，牵着马就往外走。房东家的老两口不知出了什么事，也不好阻拦。

王怀女提刀牵马，在村里转了好几遭儿，不见六郎踪影，却在村前台阶上看见南面兵营亮着灯。心想，杨六郎准是躲到那里去了。找去吧，觉得自己一个女子，深更半夜的不方便；不找吧，又怕他把自己撇下。王怀女气得直跺脚，恨得直咬牙，泼劲又上来了，站在高台阶上高声骂开了：“我王怀女也是将门之后，从小爹娘就在前敌把我许给了你，我在家整整等了好几年；今天你被那么多辽将追赶，是我杀退敌将救了你；又是我娘治好了你的伤，你不说把我收下，反而自个偷偷地蔫溜了！后来我追上你，你不是我的对手才答应把我收下！想不到这会儿你又把我扔下！亏你还是三关大帅，说话不算数！我王怀女这辈子誓不再嫁！活着是你们杨家的人，死了是你们杨家的鬼！”她越骂越起劲，声音传出老远。周围百姓听得真切，后来这地方就叫“骂六郎”。又因人们都热爱杨家将，才改成“马六郎”。

夸大口

再说杨六郎把王怀女安顿住下以后，便悄悄牵马到南边的军营来了，想第二天一早再去接她。守将问他怎么这么晚才赶到这里？他含含糊糊地应付了两句，就询问这里的防御部署情况。过了半夜，他刚要入睡，就听远处有人在骂街，仔细一辨，是王怀女在骂自己，骂得声音特别大，把他的事全给抖落出来了。杨六郎就怕这事嚷嚷出去，结果还是让大

伙知道了，心里真是起火冒油的，可觉得自己亏着理，又不敢搭腔。过了多半宿，杨六郎实在吃不住劲了，就骑马去找王怀女。

那王怀女见杨六郎出来了，也就不再骂了。杨六郎满面含羞，拍马上前，对王怀女说：“让你一人等苦了，你也把我骂得好苦！”王怀女这时却害羞了，低着头说：“谁叫你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，我当你又走了呢！”杨六郎说：“咱俩还没完婚，怎能住在一起！”王怀女一听，脸都臊红了。杨六郎说：“快跟我走吧！”

王怀女又上马跟在六郎后边往西北走。开头，俩人谁也不好意思开口，大约走了四五里的光景，王怀女才担心地问：“那我与你什么时候完婚？”杨六郎开口道：“你放心，也不是我杨六郎夸大口，等退了辽兵，禀过母亲，我定收你为妻，大丈夫决不食言！”这话正好被过路人听到了，后来这地方就叫“夸大口”。

王怀女听杨六郎这么说，才放心地跟他到边关去杀敌。这故事一代传一代，如今这一带的乡亲还都能说一套流传下来的村名顺口溜：

王怀女，住王都，
好难找的夫，
爱奴不爱奴？
六郎打不过，
借口摇马肚。
杨家多一口，
算是把亲收。

站在高庄骂六郎，
骂得六郎大夸口……

插图：赵幼华

穆桂英大战桃花漫

第一回 中暗器杨六郎求援 退敌兵穆桂英出征

话说穆桂英破了天门阵，把北国打得大败而归，杨六郎也退回三关。穆桂英没有回到京城，一直陪着公爹和丈夫在前敌。她住在益津关南面桃花漫边上的后营，在这里扎寨练兵，时刻等着杀敌报国。如今，霸县城南的大清河边还有个村子叫寨上，据说就是穆桂英扎营的地方。

大辽的肖太后回国后，那咋会甘心呀？这个女人的野心很大，一心想打下三关，进攻中原，好当整个中华的大皇帝。没过两年，就搜罗了全国二十万人马，分左中右三路大军，任命肖天佐、韩昌、白天祖为元帅，又出动了。辽兵就象大水一样向三关漫来。

辽兵来犯，杨六郎早就知道信了，也作好了准备，亲自在益津关坐阵迎战。听说白天祖的右路大军到了，就提枪上马，带兵出关迎敌。他把人马带过城北草桥关，摆开了阵势，见白天祖气汹汹而来，立马横枪，大声喝道：“白天祖，手下败将，为何又来犯我三关？”白天祖咬牙切齿道：“我找你报仇来了！”说罢，抡起大斧砍来。前些年，白天祖摆过八卦阵，让杨六郎给破了，还差点把他给活捉。白天祖一狠心，又跑到